

香港小说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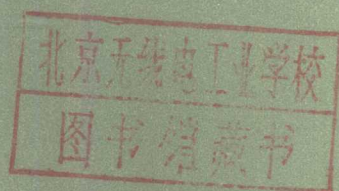
(香港)斯峻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47233

—— 香港小说精选 ——

(香港) 斯 峻 编



200116837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彭沁阳

美术设计：伯劳

香港小说精选

Xiang Gang Xiao Shuo Jing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1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1}{2}$ 插页2

199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20

ISBN 7-02-001464-X/I·1319 定价 5.40 元

序

斯 峻

香港小说常受到某些评论家不无偏颇的对待。很可惜，这些评论家通常是对香港文学缺乏了解，或甚至缺乏了解的诚意的。他们通常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认为香港小说不值得研究，或尚未达到可以研究的程度；另一种是随便摘取某个作者或某部作品，轻率地给予不负责任的吹捧。

尽管处在这样不利的境地，香港写作者仍然以他们对文学事业的虔诚，很严肃地将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呈现给读者，这就是我们编选这部小说选的客观基础，也是我们的出发点之一。

我们的另一个出发点是，多年来内地出版的一些香港文学作品选，主要由于资料的匮乏，都不同程度地有粗疏、片面的缺点，我们希望借助我们的方便，让内地读者对香港小说的不同创作路向，有一个尽可能全面的了解。

这一批作家是八十年代以来在香港文学园地里比较活跃的。我们不喜欢将他们分类。在我们看来，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是对他本人的最好注释。只要他生活在八十年代的香港，他在这里写作，并且他的作品是以认真严肃的态度表现这个国际性都市的生活侧面，表现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复杂的人性，我们便接受他了。

将他们从报纸杂志大量的“说故事者”中辨认出来并不困难，当然，我们对“说故事者”毫无偏见，一言以蔽之，只是不

ABZ 14/05

同的作者写给不同的读者看而已。实际上，有些纯文学作者也用另一只手写一些“娱乐别人”的小说，但收集在这里的，可以肯定都是他们“娱乐自己”的作品。

当然，作品的质量仍免不了有参差，但为争取较为全面反映香港小说的面貌，我们也容许这种参差存在，实际上，这是任何选本都无法避免的。

在编选这部作品集的过程中，我们对香港小说也形成一些朦胧的看法，把这些不成熟的看法写出来，一是作为我们阅读的感受；二是提供给读者参考。真正严肃的理论研究，还是留给评论家们去做吧！

首先我们觉得香港小说普遍重视主题的开掘。当然，深化主题可以说是任何好小说的基本要求之一，但香港作家这样不约而同地在主题开掘上分外用心，却又提醒我们思考：这不是他们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长期锻炼出来的一种生存之道呢？

香港社会文化环境特殊，次文化发展蓬勃。除了电影电视以外，流行小说也长期发达，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灵异志怪小说均占有大量市场。在这种“不利”环境下，纯文学小说只能走向吸引高层次读者的发展方向。

在主题开掘的深化方面努力，是使作品区别于流行小说的最根本手段。主题深化了，作品的层次得以提高，作者在创作时，主观上已放弃大量欣赏层次不高的读者，甚至以远离这读者群为荣。这种创作意向使作者的目光往纵深处延伸，努力挖掘蕴含在人物和故事中的意义，因而形成这显著的普遍特点。

也是基于生存的理由，香港小说的另一特点是精致。评论者批评香港小说的格局不大，如果这指的是他们作品的时空跨度不大，缺乏自觉的历史和文化取向，这或许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由于缺乏社会的扶持，香港作家从来没有充裕的时间和

充足的条件从事格局较大的作品的创作，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和条件好好装备自己，所以，大多数香港作家只能退而求其次，他们用心地经营一篇容量较小的作品，但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又力求细腻精致，在小小的框架中圆满而充足地体现作者的美感追求。

在某种意义上说，精致也是对抗都市次文化的手段之一。这种精致表现在结构、韵律、感情、文字等文面，精巧典雅，匠心独运，读者虽未必能企求在他们作品中有宏大的包容性，但却可以得到另一种静观品味的审美愉悦。

从这部选集中，我们又可以发现一种风格化的倾向，某些作品甚至给人刻意经营独特风格的印象。他们在风格化方面的极力追求，也使我们联想到生存的问题。只有独特的风格才容易被别人分辨出来，只有独特的风格才能满足高层次读者的要求。

固然，作品的风格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但不能否认，如果一个作家认为风格的问题牵涉生死存亡，那么他致力于探索一种只属于自己的风格，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这种努力必须有所节制，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否则，为风格而风格，也有可能窒息自己的创作活力。

佛斯特认为任何规则和体系都不足以处理小说这样一种以散文写成长度未定的虚构故事。他认为考察小说只有依靠人类的心灵。唯有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通，才可公正地给予考察，虽然未必十分精确。

他说：“小说中强烈充沛的人性特质是无可避免的；小说浸渍于人性之中，是喜是忧都躲不开，文学批评也不可避而不论。我们可以对人性不喜欢，但如果我们把它从小说中祛除或涤净，小说立刻枯萎而死，剩下的只是一堆废字。”

佛斯特先生对小说中的人性因素或许强调得太过分，但是

我们仍同意他说的，除了人类的心灵相通以外，再无更好的衡量小说的方法。从这一角度来看，香港作家的小说也有希望被内地读者了解和接受，毕竟，它们确确实实是属于这个中国人居住的特殊地区，而且它们是这些作家的心血结晶。

一九八九年元月于香港

目 录

序.....	(1)
革命大道路旁的牙医.....	也 斯 (1)
雾.....	巴 桐 (15)
暖外套.....	方 斌 真 (33)
赛马日.....	白 洛 (41)
证供.....	叶 辉 (51)
群戏.....	叶 妮 娜 (59)
离婚妇人.....	亦 舒 (84)
感冒.....	西 西 (99)
周末.....	朱 珺 (124)
蛇.....	刘 以 谔 (132)
阿寿.....	金 东 方 (138)
五百壮士.....	张 君 默 (148)
冥约.....	林 燕 妮 (169)
拔河.....	夏 易 (178)
驱魔.....	施 叔 青 (187)
晚笛.....	草 雪 (203)
长春藤.....	骆 笑 平 (209)

冬暖的黄昏.....	海 辛	(216)
视角.....	陶 然	(226)
终站：香港.....	钟 玲	(234)
细节.....	钟玲玲	(237)
翠袖.....	钟晓阳	(243)
电话与长绳.....	舒巷城	(259)
憎你.....	温瑞安	(265)
金牛.....	蔡炎培	(276)
螳螂.....	颜纯钧	(283)

(排名以作者姓氏笔划为序)

革命大道路旁的牙医

也 斯

才转进革命大道，便下起毛毛雨来了。我总担心那些驴子，它们身上的颜色不知会不会在雨中褪落？记得头一趟踏上这宽敞的马路，抬头看见那牌子：Avenida de la Revolucion，不禁肃然起来，收敛了游客的轻心，满以为是要去朝觐军政机关，或是参观巍峨的纪念碑。我这现代中国人对“革命”两个字的紧张，结果在下一分钟就松弛下来了。眼前一辆色彩缤纷的驴车，正向满街的游客招徕。那是驴还是马呢？那是画上去的，当时同行的朋友说。我一时没听懂，直至他指着牲口身上的斑纹，我才恍然大悟过来。可怜的驴子温顺地低下头，它的主人正向我们招手，叫我们坐到花车上拍照。革命大道末尾这段，每个路口都有一辆驴车，领着长长一列售卖纪念品的商店和餐室，尽是夺目的招牌。什么Margarita's Village啦，El Meson Espanol啦，Melissa“Curios”啦，戴着墨西哥阔边帽的男子头像，全身披挂的墨西哥斗牛士，一杯杯洒满盐的墨西哥酒，全成了招徕的商标。满街的美国游客，腋下夹着刚买来的鲜明的毛毡，拿着大朵颜色纸花或是手杖，热闹极了。今天不是周末，没有那么多美国下来的游客，掌驴车的汉子，看见我们走过，同样热心地招呼我们，随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我瞥见车上红黄黑绿条纹的毡子，两旁堆着缀满涂花的草帽，当中那儿绘着两个穿得很少的印第安人，也许是亚兹迪人的英雄吧，却绘成美国西部片中

阿巴兹人的模样。头上白底红字的牌子写着：TIJUANA“1984” MEXICO，点明了时间和地点，让拍照的游客记得何时曾经到此一游。我们笑着摇摇头。大概他已认出卡罗斯不像游客的样子，所以也没有坚持了。走过去一点，一个卖手镯和项链的女子又走过来向我们兜售。卡罗斯轻轻拍拍她满臂的银色镯子，用西班牙话说不要了，我们要赶着去办一件重要的差事。那女子也笑笑走开了。我们匆匆走过这段路，因为这一次，我不是以一个游客身份来的。是的，这是一件重大的差事。我们来，是要把一个流落在墨西哥的中国姑娘带回去。

不，并没有听来那么严重。正如卡罗斯在电话里头跟我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星期一早上我跟你一起去一趟好了。于是今天早上，我们一早回到学校国际学生中心，等秘书打好了I-20的文件，拿着这文件，坐卡罗斯的车到边界来了。怎么会把证明学生身份的文件也忘记带去的？车刚驶上805号公路南行，卡罗斯想起来就问。然而微微正是会把证件也忘掉这样的人，又或者她是听说改了新的学生证件，以为入境再不用旧的了，就像她在电话中向我们求救时说的那样。她带了护照吧？卡罗斯又问。我点点头。自从1980年左右开始，从中国大陆来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多起来以后，我们逐渐发觉，彼此的距离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彼此聚在一起包水饺的时候，或者来自北京和台湾的同学捏褶子、收嘴子的方法稍有不同，但基本上擀面皮、刮馅子的手势都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吃着水饺，蘸着醋和姜丝，基本上同意《第二次握手》或《伤逝》是拍得糟透的电影，但遇到《人生》与《没有航标的河流》，大家都会同样兴高采烈起来。微微告诉我们，过去在北大，遇上好电影，人多得连椅把也挤弯了，但遇上《农业学大寨》，那就四处拉人去也没人愿看。我

们都笑起来。有些东西总是共通的。也许我们的年纪，使我们还不致世故偏执，还可以坦白说出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带着并无恶意的戏谑，取笑北京出来的同学每晚串门的习惯。我们笑微微架起眼镜看小说、喜欢吃甜的，就像她说她奶奶的习惯一样。她喜欢吃水果，喜欢晚上睡前喝一杯煮热的牛奶。有一晚，牛奶喝光了，她就发明了一个方法——把雪糕煮热当牛奶喝。如果我们笑起来，那无异是赞赏她的发明，喜欢她不拘小节，高兴怎样就怎样。连她的糊涂，也使我们觉得大家相去不远，彼此实在是属于同一族人的。吃过甜品，台湾来的黄就会推她的丈夫，说微微的邮票的故事！大家已经起哄了，有人就立即七嘴八舌地给新来的人说邮票的故事，而微微就抿着嘴坐在一旁，事不关己地跟我们一起笑。是去年暑假的事，她在加拿大当访问学者的丈夫下来探她，他们想到国内儿子喜欢集邮，就买了许多包邮票打算送给他。他们不知怎的，把邮票先浸湿了，然后倒铺在白色的柜门上晾干。等到要取下来，才发觉邮票都粘在门漆上，没法剥下来，他们按着柜门又刷又刮，一下子用力过猛，整扇柜门砰一声掉下来，碰到墙壁上去。加州的墙本来就马虎，一碰就碰出一个窟洞来了！结果只好去买墙灰，回来把墙糊好。说到这里，大家已经笑得人仰马翻了，黄还带大家去看微微的墙和柜，柜门上果然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印痕，英女皇的头像和南美的珍禽异兽什么的，而墙上还有一道凹槽。还是补不好！微微摇头说。她跟我们一起胡扯，直至我们过分荒唐，想象力过分发达，把荒谬绝顶的事情编派到她头上，那她才更正一声：哪——有这样的事！“哪”字拖长了来说，一派老奶奶的腔调。跟着下来，有人就说隔壁那个男高音的故事。有人就说楼下那个印度教信徒。有人说他太太离去了，换了另一个女子住在屋里，样子也差不多的。有人说那就是他太

太，不过最近胖了。又有人说他把太太谋杀了，收藏在沙发里，趁最近换家具把沙发扔掉了。说到沙发，微微就突然竖起一根指头，记起来说，她刚才在垃圾站附近看见一台美丽的沙发，我们不如现在去看看合不合廖用。廖刚搬进宿舍的寓所，那也是微微替他找的。我们宿舍里的家具都是捡旧的，或是靠毕业的同学传下来。微微来了不久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每天黄昏到处巡视，看见适合的家具便通知需要的中国同学。她是信息中心，遇见一对夫妇，她就打听他们空出来的那个房间租不租，因为下月有个女同学要从国内来。要不然就是有人轮到宿舍了，但却已在外面找到住的地方，于是她就通知另外一位需要找地方的同学。廖的房子也是这样来的。等到他搬进来，连同他刚到美国就买的高级音响器材、一箱箱新书，还有台北带来的西装和丝质衬衣，这客厅就万事俱备只欠一台沙发。他打电话问微微这儿附近哪里有家具铺，微微答应替他弄来。所以现在说着我们就走下楼去，在垃圾站旁边，好好地打量这沙发。套子还很干净，没有什么破，只是垫下的横木折了一根，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于是便几个人抬起它，横过那边马路，累了就在马路中央把它放下来，坐在那儿乘凉，歇够了再站起来，把沙发送上门去。廖带着不信任的神情，说里面不知会不会有臭虫，微微叹一口气，说：唉，老廖呀！那个“呀”字里头，好像包含了许多感叹。微微总是知道学校哪儿有免费电影看，哪儿有便宜东西卖。她刚去了旧物场，一块钱买来一个充皮的手袋。她每隔不久就去墨西哥看牙医。真的，到墨西哥看牙医，从学校乘车半小时就可以到边境了，在提弯拿补一只牙只要几块钱，比在美国便宜十多倍，这是微微来了以后教会我们的。昨晚当她打电话回来，说他们不让我过境回来呀，声音虽然有点忧虑，却还是轻松地说：这下子可好了，我可以留在这儿把一口牙全看

遍了。

我们在边境下车。我原以为卡罗斯会开车过去，但他只是把车停在这边的停车场，走过去。以前一位香港朋友来到这儿看见了就感慨地说：“多不公平呀，从这边进墨西哥完全不用看证件，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过去，那边回来美国境却要查得一清二楚的！”现在从墨西哥进美国的那边闸口，度假归来的汽车队伍正在等候检查。肤色黝黑的墨西哥孩子们正在车丛中穿插，手里捧着花束和玩偶向人兜售，我们向右边走过去，走过天桥和车站那儿，有一块废置的空地，一角摆着一些乌木玩偶，其中有些是墨西哥传统的花款，有些却造成E.T.的模样吸引游客。前面有一道桥，下面沟里的水干了，桥上有个老妇人向我们兜售毛毡，过了桥，前面便是售卖工艺品和衣物的铺子。密密麻麻的房子和商店，一直伸延至远处山腰那儿，跟加州宽敞的风景成了对比。“这儿总使我想起深圳！”卡罗斯温和地说。既相像，又不相同吧。一位朋友说提弯拿使他想起澳门。尤其跟富裕的加州圣地亚哥比较起来，这儿更像我们熟悉的东方吧。第一次过来，看见马路上的窟洞，破烂的栏杆，满街卖小吃的小贩，真使我有回家的感觉。加州电视上的提弯拿，不是食水缺乏，就是披蓑贬值，跟加州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对美国游客来说，这里是廉价购物的天堂、异国情调的地方，充满了Mariachi音乐和Magaritta醇酒。我们对他们所说那些酒吧和的士高的冒险答不上嘴，我们的感觉却是不同的。我们来到墨西哥，反而少一点异国猎奇的心态，多一份亲切，连它的贫穷和肮脏也是亲切的。不过卡罗斯并不喜欢提弯拿。“你应该到墨西哥城，或者亚卡普高去。”他说。还有其他充满响音的多音节的城市。那时我正在他家里，吃他给我们特别调制的一窝猪皮。只有中国人和墨西哥人才吃猪皮！又

辛辣又甘美，他是烹调的高手。只有墨西哥人才懂吃辣椒！他又下结论说。我不甘示弱，也捡起一节尾指大小的指天椒，忍着辣嚼下去，泪水也出来了。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片柠檬，喝一口小杯的塔其拉，吮一口柠檬，舐一下手背上撒的盐，一边听卡罗斯谈他的中国之行。三十多年没回去了！当年从事水利工程的工作，一直在兰州留到1952年才离开，一晃这么久了。这次回去，有兴奋也有失望。首先是想不到当年许多一同工作的人还在，大家都来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样子还依稀没变，神情还仿佛认得出来。高兴的是过去那段反复的日子告一段落了。叫人担心的是，还有许多问题留下来没解决，又有那么多新问题出现了。中国是在转变中，但现在也有许多叫人忧虑的地方呢！革命的偏狂平淡衰竭了，现实的功利又会扭曲实在的人性。“这样会连本来的一些优点也丧失殆尽的！”他说到一些做生意的不守契约，官僚的阻延，居间者的误失。卡罗斯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人。也许他也始终没有完全丧失早年到中国去时的理想，他还是相信，人应该平等友好地生活在一起，他相信用手创造事物，他现在开了一片小型的织造厂，在墨西哥城，他自己设计花款，他欣赏和收集各种民间朴素美丽的图案，他害怕这些东西会污染变丑，不管是由于政治的偏执，或是由于商业化的经营，都可以令美好的事物变质。当我们赞赏提弯拿的毛毡，他总是告诉我们，还有更好的在墨西哥城。他说到回途时路经深圳，看见一所豪华的酒店矗立在一片荒废的空地上。他说到书店里充斥着武侠小说。他不喜欢深圳正如他不喜欢提弯拿。我们也希望可以向他保证，有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在目前深圳这类地方过度的褻褻背后。

昨天有一个中国姑娘留在这里吗？卡罗斯问那个留着胡子的移民局官员。早离开了，对方说。她去了哪里呢？我们走出

去，沿着长长的队伍，从那些陌生人的脸孔间，寻找一张中国脸孔。我们总是希望从微微身上，多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微微口中的故事，却不是别人期望的那种。问起“文革”那时的情况，她会说：“都不上课啦！每天就去游泳。”她说饭堂没人煮饭，她说到报上社论对少年造反的鼓励，她站在一个普通平民的立场，说到对一些朝令夕改的事物的迷惑。黄说起那些报导的惨况，她会说：“是呀！是有那样的事呀！”但又没有再说下去了。偶然她会说：“你们香港的杂志，有时也太夸张了。”有人问她见过学校里打死人吗？她说也有。两派对立的知青，其中一个走到别派人那幢大楼，给打死了。就是这样。起先我还以为她是世故，不愿深谈，后来却发觉她不是世故的人。她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也许她担心自己说的话，会给外面不了解的人扭曲了真实的情况。问题还不光是这样，有时真正捱过苦的，并不一定喜欢夸张地说出来告诉别人。她也并不是不说自己的事，比如就有人知道她跟丈夫是那时认识的，就嚷着要她说如何由游泳而闹恋爱。她倒不忸怩，就说：“也没有什么嘛，就那样每天去游泳，一起走路。”有人问：“这么多人，你怎知道他喜欢你？”起初也不知道，后来嘛，就逐渐发觉有个人，每天总留得晚一点，刚好碰上一道走……大家听到这里，都微笑了。这样的事，是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微微的叙述，令来美前看遍香港或大陆出版的种种不同立场的激情的革命浪漫小说的我们有点意外。我想她永远不会成为那些小说的主角，很难想象她能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教训我们，或自视为一代的代言人，空泛地呐喊说社会和时代出卖了她们。她在那些小说中一定毫无位置，即使出现大概也只占一两行，是女主角到海边去或闹革命去以后仍然留在家照顾老奶奶的那位大姊，是女主角感到莫名的激动时听她倾诉、女主角牺牲以后替她料理后事的那位好友，或者是

女主角在美国发明了原子弹然后又拒绝美帝的引诱回国演说说得口渴时为她端来一杯开水的那个留着辫子的朴素的姑娘。她是那些默默无闻地生活下来的人们，对许多激荡的潮流半信半疑，自己尝试去思考问题，继续学习。她在人丛中只占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然而她却是真实的。她用功读书，生活简单，但也不是勤俭苦学到矫情的地步。该高兴今天的中国留学生有她这样的人，她不盲目崇拜西方的物质，但也有一种朴素的好奇，自然地想看看人家的文化。她是念海洋学的，我们看每星期学校免费的欧陆电影或是听文学的演讲时却总会碰见她。我们走过宿舍的草地，远远见她搬一张折椅坐在树阴下读书。我们在跟她同住的夫妇家里，碰见她吃午饭，把放在雪柜里昨天吃剩的饭和着热汤吃，一边翻着“独角兽书店”的艺术电影节目表，问我们：“这个叫费里尼的这部电影好看不好看？”我生病的时候她煮了一锅粥，叫我带回去吃。一个女孩子上完晚上的课，在海洋学院那边公路等三十四路巴士太黑太危险了，她找了一个男孩子顺路送她。我们在跳蚤市场或人家的车房卖旧物那儿碰见她，拿着几毛钱买回来的一柄木梳，在中国店“和致祥”碰见她买节瓜。我们在通往穆尔大楼的路上碰见她乘脚踏车经过，我们在图书馆放杂志的部分常常碰见她，在看《人民文学》或是《北京文学》最新那一期的小说。有时也把旧杂志借回家，在宿舍里跟我们说里面的故事。她不喜欢过去几年的所谓“伤痕文学”，却喜欢现在这阶段许多新的小说。为什么？“好像比较能讲到现在日常生活上出现的问题去。”她说。那些问题有些她也跟我们讲过，她说的时候多半从真实亲友自己经历的角度去讲，少从空泛的观念去讲。比如说她的一位朋友本来要成婚，但却因为现在再盛行起来的摆酒嫁妆之类问题而弄得疲于奔命，还不知能否结得成婚。她讲故事讲得那么动听，有时候我们听到一半，